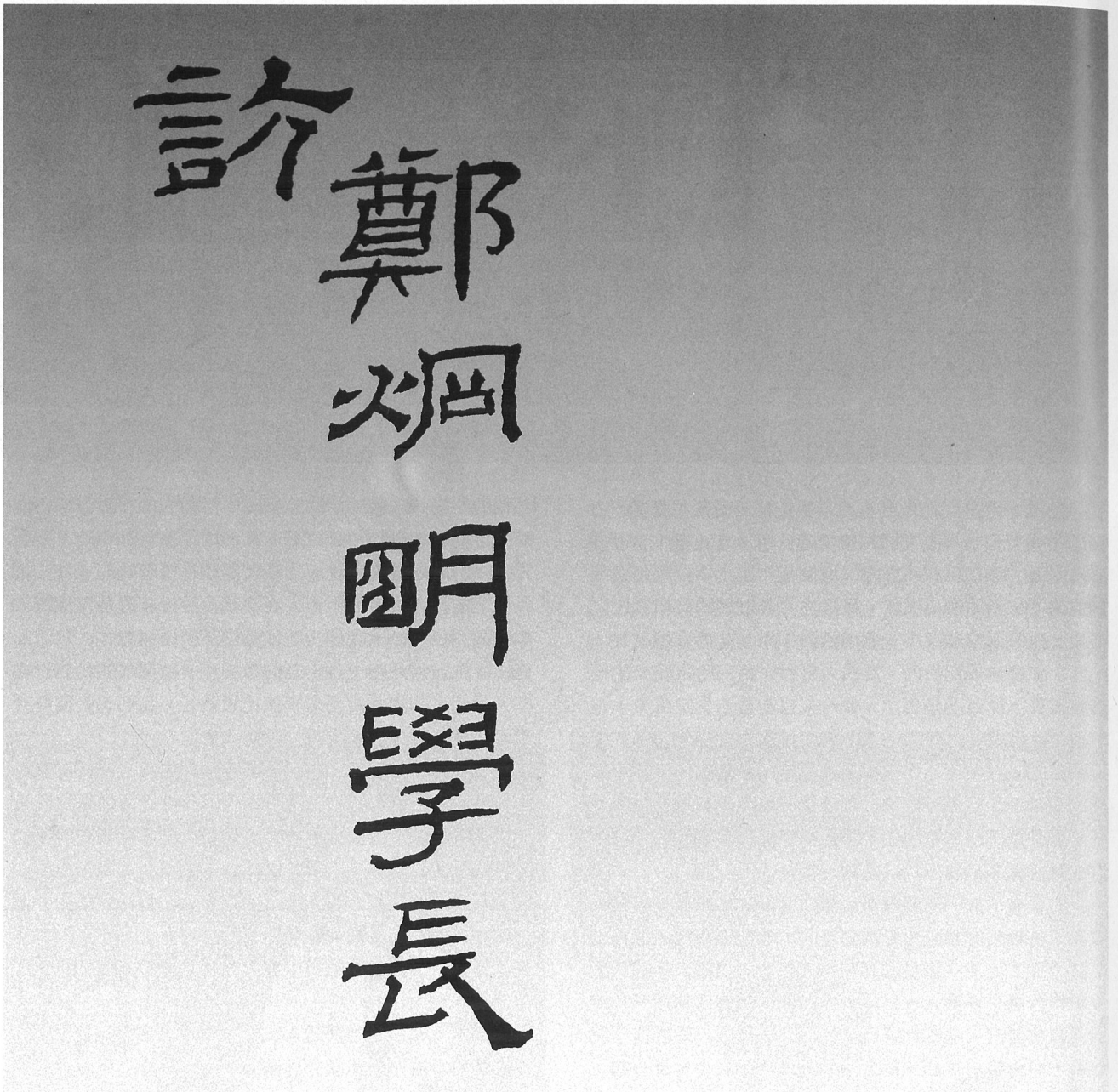


訪鄭炯明學長

爲了加強和畢業校友的聯絡—也爲了能從歷屆的杏園前輩那兒得到一些感想和啓發，我們訪問了杏園第九期總編鄭炯明學長。

鄭炯明學長目前在高雄地區開業。那天天氣並不好，下著濛濛地細雨而陰雲也佈滿了天空。學長利用中午休息的時間接受我們的訪問。

在訪問一開始，我們先向學長說明了目前杏園的情況。接著，便開始談到杏園了。首先，我們從杏園的內容談起。在過去的杏園（即是中山樵未出刊前的時候），內容仍有大部份都是學術性的文章，加上當時的學生較少，經費並不充裕故頁數較少，人文性的文章亦不多。學長認爲杏園是學生自己的刊物，即使是跟醫學有關，亦儘可能跟「人」有關的方面去考慮。有關人文方面的方向很多，如：文學、藝術、哲學……等都可以考慮。學術性的文章可交由中山樵發表即可。

王：在當前的功利主義和現實主義橫行下—校園中多的是只注重本科而忽視一些做爲知識份子所需基本素養的學生。在醫學院，一方面由於功課繁重；一方面可能是大家都認爲醫生出路有保障。所以，在人文方面就顯得相當貧乏。一般學生的逸樂傾向普遍高張，而社

會關懷和人文素養則較爲缺乏。不知學長對此有何看法？

鄭：你剛才談的醫學生素養方面有待加強這方面，同爲我個人這方面較注重，所以我身有同感，一個醫學生當然本行醫學要認眞學習，這是需要的，但做爲一個醫人的醫生，你不是要醫動物，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人，那你要了解的話，必要透過各方面，像剛才提的文學、藝術、哲學……方面，從這些方面了解，那當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多讀書，就是說你在課業許可下，鼓勵同學往這方面接觸，至於如何接觸，途徑很多，可以同學互相介紹好書，請人演講，在刊物上較小範圍寫些讀書心得或是感想，這都可以。當然你們也有在做，那就是繼續做下去。

王：不知學長對目前校園中的學生運動有何看法？

鄭：我不知現在學生運動對中山影響如何？

王：在目前，表面上看，中山醫學院好像相當多同學對外界不聞不問。但事實上已有同學體認到學生的權利被漠視，所以也開始跟校方做要求。希望能有合理的改革。

鄭：最好能透過協調的管道。畢竟時代已變，最起碼有人辦刊物，校方對審稿應放鬆一些。



王：現有審稿委員會，就是審稿老師認爲有異議時可送委員會。

鄭：我們現在要爭取的就是審稿問題。這是最切身的，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若要請外界人士演講，不要干涉太多。

王：對！現在校方說，要邀請非學術的人來演講即人文演講時，演講學者的履歷需先送審過才行。

鄭：咦！現在台大趙少康，尤清都可以去演講了呀！（插入，很驚訝的語氣）

鄭：我並非說要請政治人物，比方說有些文學方面的，有



些是很有修養的人，應該要被允許才對。譬如說請某位較鄉土派的作家，可能學校就不太喜歡。像在台大以前想請某些人士演講，校方也會阻擋。

王：現在我們感覺上，中山的校方跟北部一些大學的校方態度上相差很多。北部大學的學生有在努力。所以校方就比較開放。當校方覺得校內沒有學生關心的時候，校方就更爲緊閉。

鄭：噯！這是相對的，譬如說，你請外校人士來演講，聽講的人少，負責人不但對演講者不好意思，對不對？主辦的單位也會心灰意冷，所以你說要鼓勵同學來參與這類的演講或介紹，我覺得這是你應該是較注重這方面的工作。學校學弟來，我是告訴他們在學生時代多看一些書，不然以後當醫生時，鈔票味太重也不好。當然錢是要賺，你沒有錢什麼都別談，但是你要有個理想。因爲你在辦杏園，準備杏園的話，可以往這方面。我剛才談過，途徑很多，各方面都可以嘗試，做多少算多少，把本身的權利希望能夠去爭取。如說你台中要辦演講的話，我可以提供一些人，因爲你們有時不曉得那些人可以。另外一種就是，有時你們光看外面的資訊，當然比較熟悉。但也不一定只有那些人而已，其他還有很多人，作家……什麼都可以。因爲中山它主要只是一個醫學院，不像台大或其他大學有文學院之類的學生或教授，風氣自然比較好一點，像我和高醫的學生常有接觸，他們也不錯，像有一個阿米巴詩社，阿米巴詩社有個傳統。雖然他們也是在埋怨說人很少，大家都不讀書，只有那幾個人在搞，但幾十年下來它有個傳統。它也培養了幾個寫詩的、寫小說的。它的文學成就已不只在學術階段。它的文學成就雖才剛開始，但它已可拿到來跟外面的整個文壇的水準去比較，像這樣就很好。

王：學長，是不是需要成立類似阿米巴詩社的社團？

鄭：當然不一定要成立詩社，你們可以成立一個團體。譬如說有關這一方面的同好、愛好者。但是範圍可以廣一點，現在中山裏面有沒有人在寫作？

王：根據稿件來看，寫作的人是蠻少的。像木棉文藝獎，投稿的就是那幾位，有時一年就多出一兩位新人。

鄭：你就可以從那些得獎的人中去找啊！

王：學長您當初的時候，覺得學校的風氣怎樣？

鄭：過去風氣也不好，可能中山有在寫作的也差不多只有少數幾位，比現在還少。

王：現在我們學校有木棉文藝獎，不過它的稿源都是需要主辦人去邀或靠人情。學校內或許醫學生功課重，不過校內辦舞會的次數却相當多。

鄭：現在舞會開放，我們以前還是禁止。

王：大學內逸樂傾向太過高張了。現在有相當多有心的同學說想來把逸樂傾向壓下來。

鄭：這是個問題，這問題就是說，不要灰心，因爲如從另一個視野來看，喜歡文藝的畢竟是少數，到社會也是一樣。但是說，你們有幾個同好就有幾個，大家常接觸，利用課餘時間，當然課業也不能荒廢，做多少算多少，時間一久，就會有影響出來，當然，如果說你沒有辦法影響整個學校的風氣，至少對參與的個人以後都是一個很好的回憶，甚至畢業在某家醫院或出國，你接觸這類範圍的書，可能時間反而更少也說不定。人的一生就是單靠你在大學內這幾年接觸的那些做個基礎而已，常常都是這樣。因爲畢業後，還要再關心這些，看這些書，似乎愈來愈少。

王：我在想對一個醫學院的學生如何使他體會到人文素養或文學名著對一個人的心理相當重要？我在想，如何去說服大家，推廣這種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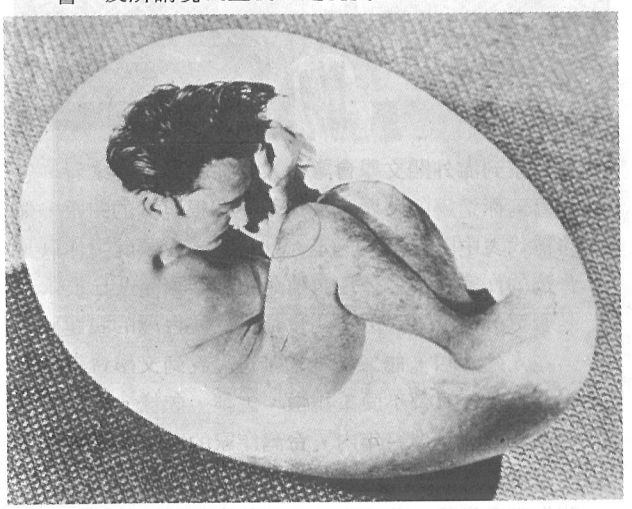
鄭：剛才不是談過，就是說最實際的最實際的你要有一個據點，你可以剛開始時找幾個有在寫，且寫的不錯。最實際的就是參加文藝獎的同學，大家約個時間，大家見見面，這是最實際的工作，有興趣的在一起，當然，有的沒興趣的就算了，至於有興趣的就可以聚聚，有好的書的話，大家開個討論會，甚至可以指定，一個月看一本書或兩個禮拜一本書也可以，什麼書都可以，然後大家來發表感想或讀書報告。不管文學、哲學……，什麼書都可以，或熱門話題也可以，第二個，如有創作的話，可以拿出來影印，大家來批評，來討論，我參加過幾次，高雄醫學院阿米巴出刊，請我們去講評，他們人是不多，也是十幾個，十幾個圍起來大家討論，這本書是怎麼樣。我們把觀點告訴他們，給他們作一個參考，兩三個人跟他們溝通。從這方面也可培養他們文學創作，或一些觀點和批評的培養。當然，你如果說有創作的話，最好還是能找外面幾位來討論。第三就是舉辦一些座談會，可以邀請外面的人來演講，請同學來聽，可以增加他們興趣。差不多有這幾個—三個方法。讀書報告啦，座談會啦。

王：學長，我們都知道您是一位詩人。不知可否請您談談有關新詩方面的事？詩壇上有著各種不同的主義，給



人一種艱深的感覺，請學長作個解說。

鄭：這個問題，也不只是中山學生的問題，現在整個社會的問題。因爲，所謂新詩或者說現代詩，大家還不很了解，依我個人來看，新詩？什麼是新詩或現代詩現在有這個稱呼，你如果嚴格來劃定它的定義，也有不同，對不對？因爲在我們看來，新詩，你可以很籠統地稱呼，就是有別於那些，五言七言古詩，現在採用比較自由的創作，不押韻！不限制，統統把它稱爲新詩，那也可以新詩也有比較狹義的，就是只是剛脫離那些束縛的一種詩，那問題就是說，新詩發展到現在，台灣也有差不多六十年的時間，如果在中國大陸，五四之後也是差不多七十年的時間。臺灣當然它有一段是受日據影響，所以也有用日文創作的。所以，新詩的發展到現在的作品，已經有別於過去那些初期的作品，不管是詩的題材或是詩的風格種種。和現在的風格都不太一樣。當然，新詩也有受到童話的一些影響，及所謂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或者是象形主義



這一派的影響。不過，我們可以這樣說，因爲新詩經過五六十年半世紀的發展，專門的新詩，也有人因爲它比較強調現代人的感受，而較不像過去創作比較無節制的抒情。因爲現代主義是比較節制的抒情，注重知性。所謂知性，就是比較不那麼想說什麼就寫什麼，有別於過去的浪漫主義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出來。因爲新詩語言沒有什麼限制，就造成一種誤解—想到什麼寫什麼，很多創作就比較偏重於個人感情的發洩，每個人的感情想法感想或者他所要批評的，別人當然有些無法了解，所以會造成與讀者的距離。另一點就是新詩的發展有一段時間，大約在民國五十幾年，六十幾年，因爲受到現代主義的影響，但是台灣本身的政治條件社會環境跟外國並不一樣，因爲外國有那個環境，所以會產生現代主義，但是臺灣當時是把它們完全移植過來。有時候會造成一種無病呻吟或者很艱澀難懂的作品出現。那一段時間，有些作品，非但連一些受過大學訓練的人會誤解，甚至是詩人朋友之間，也不知道他在寫什麼東西，就變成「天書」。那一段時間就脫離讀者，大家對新詩也引起了論戰。但是，因爲文學思潮的變動，隨著社會條件而改變。而且現代主義興盛之後，也發生六十六，六十七年的鄉土論戰，鄉土論戰持續幾年之後，因爲臺灣政治社會的條件改變，尤其在政治上的挫敗而促使很多人回想自己生存的土地的問題。連帶文學藝術方面也都產生很大變化！這是一個關鍵。我的意思不是說，在這個問題之前，沒有人在寫一些比較有關於台灣本土化鄉土化的詩，只是一個潮流的問題。所以鄉土文學之後，很多人開始寫一些比較現實的題材，用一切更口語化的語言去寫作。不但在詩方面，在小說方面也是。用一些人家看不懂的詞句去寫，表現很玄的一些作品就漸漸地被淘汰，換成一批很明朗，很直接，甚至有些意識化的作品就出現了，一直延續到八十年現代。當然，如果要純粹就文學觀點來看，現在也慢慢出現她的矛盾，這也並不一定是好的現象，因爲這又造成另外一個矛盾出來，許多作品用很淺顯的語言—很口語化，很白話，對一些社會事件，把感想也寫出來。以前是太注重於文句文辭語言方面的雕琢，太脫離文學本身，現在太不注重，對不對？如果批評他這些作品不怎麼好，有的人會反駁說你是太藝術至上，不接受批評，這也不一定對。不管是詩或小說，一個好的文學作品，它一定要有它的文學性質、技巧。尤其是詩，詩沒有幾個字，十幾二十行，大部份都是這樣！你要表現一個思想出來，而且譬如說你看詩最重要的就他的語言，語言雖然是白話的語言，有些白話語言寫出來變成詩，有些白話寫出來，也不一定是詩，有的人家寫的很成功的作品，你看，很白話嗎？這問題是說，他的白話已經是經過鍛鍊、錘鍊出來的白話。你看很簡單，國中生也會唸，但是經過一番組合，表現作者的生命或思想，用詩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有的人不曉得他經過那麼多處理，他就會說：「我也會寫很白話的詩出來。」可是他寫出來就是沒有味道，當然，這牽涉到創作者的人生體驗、文學造詣等等問題，這牽涉很多啦！剛才講到語言，這不是白話和文言的問題。

王：學長我想請問鄉土派的作者，譬如說鄉土派的一些創作人他們所用的語言是不是說儘量通俗，只不過是再加以精鍊？

鄭：所謂鄉土作家，是有別於過去那些好像現代派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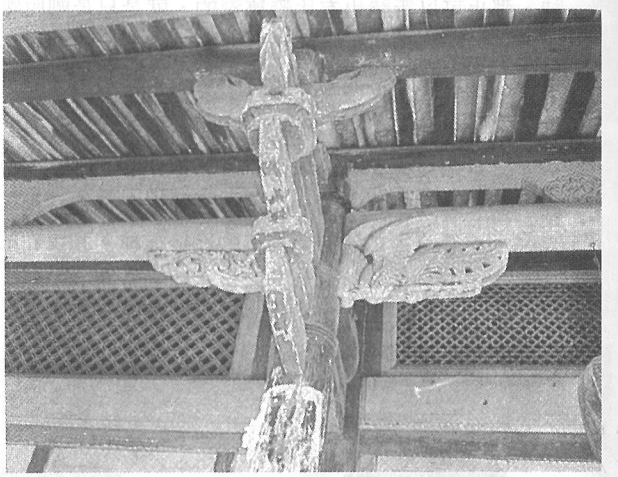
，現代主義的，民或是民國三十幾年，四十幾年那些反共作家，我看現在沒有反共作家了，以前文學都是要反共的，政治指導文學，現在多元化後，那些都被淘汰了。至於鄉土作家，這名稱也不見得很恰當，他只是別於過去的現代主義作家。你得有個觀念就是說，現代派作家也不一定不好，主要是你有沒有表現出什麼東西，表現的好不好問題。你也可以用現代主義的技巧、意識　啦……等等，什麼其他的很多技巧，你可以用那些技巧，你不一定說因現在排斥現代派，就不用那些技巧，那就少了一個工具。那鄉土派作家只是有別那些人，相等的，對立的一個產物。其實，過去鄉土文學也有產生一些很複雜的問題，差點發生政治問題。那時因社會條件關係，而稱鄉土作家，其實應該談到的問題就是應稱爲台灣文學才對，台灣文學是近四、五年來才自然產發出來的稱呼。

王：感覺上說，台灣文學是一個本土意識很強的文學流派。內容方面，就相當於立足臺灣、生長在臺灣。眼光、目標放在台灣的一些社會上面、台灣的社會文化上。

鄭：也可以這麼說，因爲文學，這個地區的文學就是反映這個地區的人、事、物、土地上所發生的事。台灣作家不可能去寫一些大陸的新疆、上海的問題。當然這方面可能也有爭論。我意思是說，在台灣的文學，還是用台灣文學這個稱呼最恰當，比如說，你用鄉土文學來稱呼，未免給人一種狹隘的感覺。另外就是說，這個問題要用大的視野、綜合的視野來看待，甚至幾年前有發生台灣文學是不是邊疆文學的爭論。其實這些是因各人觀點不一而生的爭論，但是因爲台灣和中國大陸最近就有三、四十年不來往，沒有溝通，而且發展速度不一。意思就是說，台灣文學，既是稱台灣文學，應就在台灣的人事物及其所發生的事去寫。譬



如說，就我個人來看，我就寫我對生存的地方我的感觸，這樣的文學，你用什麼文學來稱呼呢？現在有個常被討論的問題，就是台灣作家的定義問題，這也是最近產生的。因爲，過去老實說台灣文壇，有一批人歧視台灣本土派作家，他是用我是中國的作家，你們是台灣的作家，所以你們是很小的一個作家，我是代表中國的，所以我比較好，視野比較大，而你們台灣人眼光短小，諸如此類的看法。但是，這問題是說台



灣作家到海外開文學會議，人家從世界文壇來看，怎麼看到你這邊的問題呢？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你自稱代表中國作家，但是你到那邊，人家就說你只是台灣的作家嗎！你怎麼自稱是中國作家呢？你根本就是台灣的作家！你的作品也是都反映台灣的問題。那這些人到外國，他又在報章雜誌寫說到文學會議受人歧視，說什麼都不受重視啦，怎樣，怎樣。問題便產生了。所以在這一年內，台灣作家的定位問題也發生了很大的風波。龍應台啊；她在中國時報寫她到德國開作家會議的一些感想。台灣的作家到國外開會，他不說你是台灣作家，說你是中國作家。這一點，現代很多人還不同意，但這是很現實的問題。當然，從另一個觀點來看，你也可以用一種概括性的稱呼，就是，同以中文寫作的作家，可以。因爲那範圍就廣了。在香港、新加坡，凡同以中文這個語文來創作的作家。另一個世界，比方說英國文學，美國也是有啊，對不對。所以說他範圍就比較廣。所以，問題是說，台灣作家的問題，被有些人用政治的眼光誤導了。今天你可買一份台灣時報來看，×××和×××有篇對談。

王：像台灣現有的文學流派內，是否有所謂台灣結和中國結，我覺得這問題最近在台灣的社會上發生相當大的激盪，從政治層面影響到文化社會層面，所謂台灣結

和中國結心態上的問題。

鄭：這可從幾方面來談，當然，看你從什麼角度來看，現在某些人主張台灣文學是在台灣的中國文學，但用此稱呼的人和用台灣文學稱呼的人，他們的題材都是台灣的，那這問題就好解決了，對不對？你寫的都是一樣的東西嗎！那你這東西的好壞，好壞的問題，應該還是以文學本位來談才恰當一點。好的文學作品還是好的文學作品，應該是沒有所謂說，你用台灣的立場去寫的就不好，你用中國視野的觀點來寫的作品就是好的！這個也不一定。當然，有的人會說，你用台灣的詩就寫的太狹窄了，沒表現出什麼中國泱泱大國。台灣爲本位觀點的作家會批評以大陸爲本位觀點的作家不切實際，虛無縹緲。但若置於文學來看的話，這問題應該不是問題，就是說，我們從兩方面來講：我一直強調台灣的意識，我一直強調鄉土的主張，你寫出的東西沒有代表性，也沒有很深刻的思想在裏面的話，那你也不見得是好作品，只是說你愛鄉心切，但是你寫出來的話，也不一定好，甚至於只是表現你關懷



這土地而已。反過來說，你寫一篇用中國的觀點來寫的作品的話，只要你表現得好，也可以寫成很好的作品。主要說，你用那麼觀點來寫的話，是不是可以恰當的表現出現在台灣大多數人民的心聲。但是，你不能把這些問題用來說，因爲我是用大視野來寫的話，我的作品一定比較好，那這是不合邏輯，你處理得不好，你的文學作品會變得很空虛，很矯揉，很造作，甚至變成一種有點意識掛帥的作品在內。文學當然要有它的思想性，跟時代脫離不了關係。

王：請問學長認爲文學作品本身的價值是超乎所有意識或台灣與中國角度不太一樣的問題上？

鄭：但是你要用什麼來評定呢？當然還是要用文學來評定，評定有很多因素，當然除了技巧上的問題，他要有一些文學的基本技巧，最主要是你的作品是否反映了這時代人民的心聲，這是最重要的。

王：我想請問一下，關於台灣文學，是否有什麼流派或派別之類？

鄭：台灣文學的發展，因爲多少也受到世界潮流的影響，但是這影響都不是台灣文學本身社會環境的改變而產生流派的統合。問題是說，以前有所謂未來派，達達派，超現實，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結構主義，什麼一大堆主義，這都是外來的影響。台灣本身，我們的社會條件，文化的昌明，都和英美、法國有很大差異，台灣還沒有產生（因爲本身政治的影響），經過它自己內部的討論，所得的一種新東西。以前現代主義說要表現台灣的社會風貌，這也是有啦！所以，像有位葉石濤先生，一直主張寫實的方式，但是寫實，有時會引起人家誤解，好像全照實際的來寫。現在那個得諾貝爾獎的那個，他也是寫實的，那是模範寫實。他寫實，但他用一種幻想的方式來表現，所以寫實的主意還是很可以發展的。因爲你剛才說到，台灣現代人的疏離感，或資本主義工業社會那種很工業化的感覺，他沒有感覺到，應該沒有那種條件吧！所以，表現那些的話，有時候，說起來，還不是很恰當。像這次，我到美國，看芝加哥或紐約的大都市，那種感覺和我現在的感覺就是不一樣，高速公路，什麼大橋，那些摩天樓，那感覺，根本就不同，在我們台灣不同。

王：就台灣目前來說，有沒有中部、南部這些差異？

鄭：台灣這麼小，也沒有分什麼南北兩派啦！南北兩派就是說，台灣文學和在台灣的中國文學這個問題爭論，才會分說南派、北派。其實當事人也沒有這麼講，只是評論者給他們冠上一些稱呼。台灣文學，我是相信以後經過時間的慢慢過去後，應該面目會愈來愈清楚才對。因爲文學你究竟不能用政治的角度，硬套上政治的帽子。

王：學長，現在是不是說，有所謂文學硬被套上政治的帽子？

鄭：不是啦，我是說有些人是。因爲，你知道在台灣這種政治的不正常化，所以會抑止文學藝術的發展而受到影響。

王：還有，學長你這次是去那裏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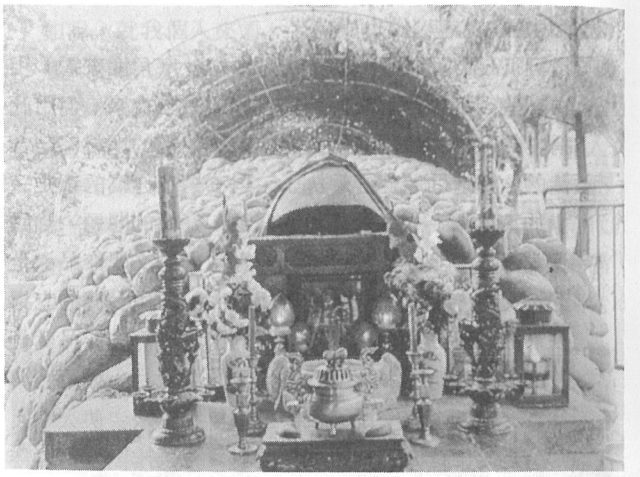
鄭：我是去加拿大，因爲美國有個文學研究會，今年是七月中旬在加拿大舉行。我去參加，順便在美國參加美東、美西同鄉會，還發表一些演講，交換一些意見。

王：學長你這次出國，回到國內思想或感想上有什麼轉變沒有？

鄭：改變是沒有改變，反正是多了解一些海外台灣人的看法。當然，人在美國跑了三、四個星期，算是走馬看花啦！至少了解一下，稍微聞到一點他們社會各方面的氣息而已。一個月也沒法了解太深入。主要還是見到些朋友，跟北美洲關心台灣文學藝術的人士交換一些意見，了解他們的看法意見，把目前台灣的文學現況，向他們做些報告。在我有篇演講就是那些。另外再發表一些論文。台灣算是一個較自由的社會，不像在共產社會。早期台灣，因爲台灣是個移民社會，移民社會大部分較易接受外來文化，受到衝擊、影響，這是第一點。第二就是台灣本身的命運，你如果了解台灣的歷史的話，就會了解，他的歷史很曲折，不是殖民，就是被遺棄。大部分在台的統治者，三、四百年來大部分都是過客心裡較多，不管是殖民地，或以前清朝棄之唯恐不及的心態，現在我們是反攻大陸，所以從歷史軌跡來看，因政權的封閉，台灣本土很難產生一種紮實的，一直是在前進的文化，他都是受到影響，因爲它變來變去，所以現在台灣很亂。政治上有畸型狀態，社會化亦變成混亂的狀態，很紮實的根還沒有長出來。因爲台灣有接受外來文化和移民，所以它活力很強，經濟發展很快，但就是文化沒有很強的根。這問題也要談半天，談不完，說簡單就是教育的問題，風氣問題，日據時代結束後，戰後台灣的社會，你可以看到政治的影響，都不是很理性的，很多問題啦！

王：學長，我現在想請問對現在一般大學生，台灣的一般大學生，當初在60年代的世界性學生運動潮流中缺席了。現在又是另一個運動潮流出現，那你認爲台灣的學運發展上面，在目前你抱一個什麼樣的看法或什麼樣的態度？我認爲台灣很多大學生對未來的社會有很大影響。請問學長你身爲一個作家或文化界的前輩有





何看法？

鄭：雖然是比較慢來，學生運動啦、覺醒啦！但也不太慢，但是它也能覺醒。基本上台灣的學運和韓國人不一樣，他們有那個傳統，政治社會條件也不一樣，在60年代，不要說60年代，70年代，你學生，社會上根本沒有反對的政治勢力出現，學生更不用說，根本不敢動口跑在最前線的政治團體都沒辦法產生，你這學生運動算什麼？學生是最單純的！你不要說約談，他用成績來控制的話，你就完了嗎！台灣的學運，嚴格說起來，它也是被動的比較多，都是因社會條件發展到那個地步的話，它也開始起來。但問題是，因爲你在台灣的政治條件在未來幾年雖會有很大改變，但思想的控制，也不是一下子能解除的，這還要靠時間。當然，靠時間是較悲觀，還是要靠在台灣不管是從事政治運動、社會運動，或是文化界人士的爭取，爭取積極的話，他可能進展的比較快。當然，學生本身權力，或教育制度合理化，如果學校以外的社會條件，發展的比較慢，或者是因爲發展道程中受到某種壓抑，這學校也會就慢下來。基本上學生運動是不太主動。要看校園以外的社會運動來做爲它的主要的盾。我們台灣的學生運動不可能像法國、韓國那樣是跑在社會的前鋒，韓國的學運可能眞的跑在政治之前。像法國，有很強的人文哲學的人出來領導，台灣的知識分子，根本…，你看大學教授有幾位是眞的有良心的，他爲保住個人利益，雖然是大學教授，他說的話很沒水準，現在大學生多看些書，見解都比他還強。

王：在台灣學術界裏，感覺上說好像受功利主義或政治壓力，影響蠻大的。

鄭：功利主義是世界性問題，每個地區都會有。主要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不解決的話，沒有辦法。政治問題是整個社會問題的總關鍵。